

粒

小子

青蓮子 著

下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目 录

第一章	盟主诞生	(1)
第二章	进入衡山	(39)
第三章	紧张空气	(53)
第四章	两战两胜	(69)
第五章	店中遇魔	(93)
第六章	玉杯被骗	(108)
第七章	一路跟踪	(124)
第八章	煞星入盟	(154)
第九章	蛛丝马迹	(180)
第十章	盗回玉杯	(207)
第十一章	马不停蹄	(237)
第十二章	征服怪物	(258)
第十三章	船上之战	(289)
第十四章	长途跋涉	(304)
第十五章	撞进毒谷	(321)
第十六章	毒梟覆灭	(339)
第十七章	物归原主	(361)
第十八章	艰难行进	(382)
第十九章	大火烧山	(425)
第二十章	人道主义	(448)

第二十一章	长途多变	(469)
第二十二章	神秘女子	(504)
第二十三章	刮目相看	(521)
第二十四章	替身之死	(544)
第二十五章	除恶务尽	(570)
第二十六章	最后一个	(597)
第二十七章	百年雪参	(616)
第二十八章	意外发现	(640)
第二十九章	共御外侮	(674)

第十七章 物归原主

天黑不久，朱学武一行二十余骑，迎着徐徐夜风，沿着宽大官道，放马疾驰直奔正东。

他们之中，这时已多了一个人才十分、武功高绝的黑衣少女。她不是别人，正是江丽珠。

她无疑给朱学武带来了欢乐，却给游侠同盟带来了一丝焦虑和闷气，因为她告诉他们，黑白双煞的师父甘陕双残——无指老怪和独腿恶魔，从老巢天水出发，经四川已到了河南。当他们听说自己的徒弟死于“寒魄神功”，又火速赶到七站。

天光放晓，已到荆门。

消息传得真快，早市上已在盛传，武林八大豪门中的毒鬼谷，被新近崛起江湖的游侠同盟给挑了。

尤其当人们听说个个畏之如虎、罪恶滔天的七阴叟被诛，无不拍手称快，连声念佛。

自然，游侠同盟的朱学武，以及他的十一属下，更是妇孺皆知的风云人物了。

他们没有向人们显示炫耀，依然日夜兼程，多赶路少休息。

到了京山听到的，依然是龙首大会可能提前召开，各派担心獠牙重入江湖的老问题。

过英山入皖境，距离黄山已不足五百里地了，但距离中秋之夜，只有两天时间了。

朱学武计算了时间和路程，觉得中秋之夜初更之前定可赶达天都峰，故在皖鄂交界的一个大镇停下马来，决定好好休息一晚。

就在他们弹尘净面之际，院门外人影一闪，一个神色紧张的中年花子突然急步进来。

秃子首先迎上去亲切地问：“当家的，有何事？”

“请问朱盟主在哪里？”他反而急声问。

朱学武立即说：“在下就是，当家的有何见教？”

中年花子急步上前，赶紧抱拳恭声说：“不敢，丐帮第九十七分舵属下香主，青田杆头儿邓九斤，参见朱盟主。”说完，深深一躬到地。

朱学武含笑还礼，肃手谦逊道：“邓香主不必多礼，请厅上坐。”

邓九斤赶紧说：“多谢盟主，不必了，巴东分堂连日转来数道火急通报，命令各地方兄弟火速转告朱盟主……”

“请问邓香主，”朱学武问，“发生了何事？”

邓九斤神情凝重地说：“田老爷子在返回九宫堡途中，曾遇邛崃派数名长老率领着十数精英高手匆匆赶来。据田老爷子判断，很可能是去黄山纯阳观，实地调查千丈岩陆姑娘和洪湖王姑娘杀伤道人的事。”

“这消息到了多久？”陆秀梅忙问。

“已四五天，”邓九斤说，“由巴东到此地，各地分舵的兄弟都无法及时将消息通知朱盟主，巴东分堂接不到消息已转达的报告，非常着急。”说此一顿，特又郑重地说：

“田老爷子特别叮嘱，要朱盟主到达目的地前，一定不要与邛崃派高手照面，免得误了大事。”

朱学武连忙道谢，并宽慰地笑道：“消息现在传到也不算迟……”

话刚开口，邓九斤已焦急地说：“现在情势变了，而且与田老爷子的揣测有很大出入……”

王秀玲急声问：“他们是去了千丈岩或者洪湖？”

“都不是，”邓九斤说，“他们的确是去黄山，但去黄山的并不止邛崃一派，据本帮各地弟子得到的消息，武当、崆峒也派了大批高手，目的地也是黄山！”

“请问邓香主，”董梅问，“听说二十年前息隐天水的甘陕双残突然重入江湖前来中原，是不是也去了黄山？”

邓九斤说：“甘陕双残确已重现江湖前来中原，但不是前去黄山，是去了衡山。”

人们听得一愣，闹不清甘陕双残何事去找多臂瘟神刘少云。

江丽珠望着人们迷惑地说：“这两个老怪物不去七站，为什么前去衡山？”

邓九斤急声说：“据说甘陕双残先去七站住了两三天，之后才去的衡山。”

这么说，甘陕双残对黑白双煞之死作了一番实地调查。

董梅继续问：“请问邓香主三派人马现到何地了？”

邓九斤说：“据判断，三派高手可能明后两天到达黄山。

黑煞神突然怒声说：“你是说他们那些王八蛋也是选的中秋节那天？”

朱学武听得剑眉一皱，悟空立即瞪了黑煞神一眼。黑煞

神知道说溜了嘴，立即不安地看了盟主一眼。

邓九斤一笑说：“他们是不是选在中秋节聚会黄山，这就不清楚了。”

说话之间，风雷拐已将赏银捧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他们办事的绩效，一方面要帮主知道游侠同盟为这件事给了多少赏钱。

朱学武一见赏银捧来，立即望着邓九斤说：“邓香主，看赏。”

这时，风雷拐已将银包双手送到邓九斤面前谦和笑道：“敝盟主赏银六十两，请邓香主代为收下，请那些辛苦传递消息的贵帮弟兄们喝茶。”

邓九斤没想到会给这么多赏银，愣了一下，终于客套两句才称谢接过，对朱学武抱拳恭声说：“朱盟主如无吩咐，在下就此告辞了。”

朱学武拱手还礼谦和地说：“烦请邓香主代向贵帮巴东分堂主致意，敝同盟非常感激他热情相助。”说完束手，并吩咐风雷拐道：“代小弟送邓香主出店。”

邓香主走出院门，大家立即进入小厅议事。

悟空：“咱们后天进入黄山，很可能与武当、崆峒、邛崃三派高手撞上。一言不合，势必大打出手，只怕时间耽误，误了盟主登峰还杯之大事。”

黑煞神：“怕啥？碰上了就跟他们干，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填，盟主有事盟主先走，到时候看我的，我不相信他们的脑袋是铁打的……”

雪米花：“看你个屁，方才已经看过了，当着邓九斤的面差点儿把话说露了底！”

黑煞神：“漂亮的茶壶那么多，你是他妈的专捡破的提，忘了毒鬼谷你怕蛇我背你的事？”

雪米花顿时脸上出现了悔恨的神色。

风雷拐：“闭上嘴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们当哑巴看。”

一直皱眉沉思的朱学武，突然挥了个“稍待”手势，果断地说：“目前万事，还杯为急。一旦错过中秋夜，便须再等一年。一年时光，在诡谲多变的武林中，不知要发生多少事端！小弟想了半天，决定饭后立即上路，星夜赶往黄山，尽量避免与三派高手碰面。不过，万一碰上，大家也不必顾虑送还万艳杯之事，咱们就按罗坛主说的办。”

黑煞神听得精神一振，不由猛地一拍大腿，得意地大声说：“盟主说的对，咱们是没有事不找事，有了事不怕事，绝对不许人家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咱们还说没关系。”说完，特地横了雪米花一眼。

雪米花哪里还忍得住，不由气得脱口沉声问：“是他娘的谁说过没关系？”

秃子见店伙将酒菜送来，立即不耐烦地说：“不要叫啦，酒菜来啦，真是名副其实的长舌妇！”

“你说什么？”雪米花瞪着秃子厉声问，“谁是长舌妇？”

秃子有点害怕，只得讪讪地说：“咱们这些人中，只有你是坐过大花轿的嘛。”

雪米花一听，秃子骂的还是她，不由气得大声说：“告诉你，老娘结婚时是骑的驴……”

话未说完，人们笑了。雪米花想了想也忍不住笑了。

人们如此一笑，方才由邓九斤带来的紧张气氛立时化为

乌有，焦急的心情也轻松了不少，食欲也格外大振。

大家匆匆饭毕，略事休息，立即命店伙备马。就在这时，邓九斤再度神情紧张地走进院来。

人们一见，断定发生了重大事情，立即起身迎出厅外。

邓九斤抱拳说：“启禀朱盟主，大事不好，刚刚接到通报，甘陕双残离开衡山，竟前去千丈岩……”

陆秀梅听得大吃一惊，花容失色，脱口娇呼道：“他们去千丈岩干什么？”

邓九斤急忙回答：“以后的情形，通报未到。”

朱学武吩咐邓九斤道：“请邓香主回去，马上和黄山沿途的贵帮弟兄联络，一旦有消息，立即通报我们，我们也马上上路。”

邓九斤恭声应“是”，转声出院。

朱学武望着悟空等人沉重地说：“我们现在就是连夜赶去，祸事恐怕也早发生了，邓九斤方才报告的消息，至少是两天以前的事。”

陆秀梅强自镇定地说：“表弟，你和悟空大师诸位，仍按照原定计划前去天都峰，我和王嫂先赶回千丈岩。黄山事毕，你们大家再赶来也不迟，好在黄山距离千丈岩不太远。

朱学武担忧地说：“怕的是双残老怪仍等在衡山未走。”

董梅立即提议说：“那我随陆姐姐一同回去，万一双残还在，两人也好商量着应付……”

话未说完，王秀玲已急声说：“小妹也去，还有，悟空大师已学成了我爹的‘追魂杖法’，如果双残仍在，我和悟空大师共同施展‘杖剑合一’，两人对付一残绝无问题，陆姐

姐和董姐姐两人合战一怪，更是绰绰有余。”

“好，”朱学武果断地说，“我们就照玲妹妹说的办。

… …

金风送爽，桂子飘香，沿途秋色已浓。

朱学武等人怀着焦急、忿怒、不安的心情，在秋日高照的大好天气下，于第二天中午，即中秋佳节这一天，到达黄山西麓。

朱学武与陆秀梅、董梅、王秀玲分手后，心里一时若有所失。

雪米花、黑煞神等人少了董梅和酒肉和尚后，心里也总觉得不太对劲儿。

瘦小道士和风雷拐两人，深觉责任重大，立即率着铜人判官和憨姑，飞马先进入西麓两个小村侦察，看一看有没有可疑的动静和武当三派的人物。

并非朱学武等人害怕他们，而是他们的时间已到分秒必争的地步。

朱学武已下定决心，今夜务必将万艳杯交还原主，为免错过机会，他们准备傍晚便登上天都峰。他希望那位“天都赏月人”愈早出现愈好，以便他能早一刻赶往千丈岩。在这等情形下，他们自是不愿与武当、崆峒、邛崃三派高手碰面，因为一旦交手，一场惨烈的杀斗绝对无法避免。

瘦小道士和风雷拐，都是久历江湖见多识广之人，力主谨慎行事，以顺利交还万艳杯，火速赶往千丈岩为宜，朱学武完全同意。

俗话说：事不如人意者，十之八九。你越希望顺利登上天都峰，很可能偏偏在天都峰上等到天明也未看到“赏月

人”的人影。

还好，瘦小道士和风雷拐，以及铜人判官和憨姑，分别由两个小村内飞马迎了回来。村内并无可疑人物，且选好了一家大户做为落脚之处。

午饭过后，大家立即休息，养精蓄锐，准备应付傍晚可能发生的骤变事故。

朱学武落落寡欢，默默不语。江丽珠虽然看了心痛，却不知如何是好。李丽玉更不知如何宽慰他，但她深信，假设董梅在他身边，他的心情会比现在开朗。

时间在静默中溜走，不觉暮色已笼罩了黄山。

他们悄悄离开了山村，展开轻功直向一座圆岭上驰去，因为他们决定不由山口进入山区。

天空昏暗。朦朦胧胧不见月亮。

登上圆岭，由熟悉黄山形势的瘦小道士在前引导。

穿密林，走峡谷，登峰越岭，尽走僻静险峻之处，一阵飞驰，人们的目光突然一亮。

急忙刹住身势，停在一处奇险的深涧崖边上。举目东天，冰轮高悬，衬托在高接霄汉的天都峰上，散发着冷艳眩目的光芒。俗话说：月到中秋分外光，这真是最恰当的写照了。

人们心情为之豁然开朗。尤其是插天的群峰，苍翠的古松，一望无际的云彩，使他们顿时忘了尘寰烦恼。

李丽玉此时想到上次与学武拥抱亲吻的情景，心里既紧张又幸福。

“盟主，”道人举手一指矗立半空的巨人说，“那就是天都峰。”

人们循指一看，不禁摇头惊讶。

黑煞神望而生畏地说：“除非有翅膀的人，我们怎么能登上去？”

朱学武有些焦急地说：“明月已上峰头，万艳杯主肯定早到了。”

有的点头，有的应“是”。

朱学武知道黑煞神、独臂虎几人的轻功火候还不足以飞登天都峰，因而吩咐道：“你们诸位在此等候，小弟和玉表姐珠妹妹三人前去就可以了。”

“盟主”，瘦小道士说：“卑职想起来了，据说当年武林各大门派，在天都峰论剑，到处都埋有锚钉。”

朱学武淡然一笑：“那是多年以前的事，即使有也锈烂了。”

风雷拐担心这段路上遇到三派高手，坚决地说：“我们最好是在峰下等候盟主，以防万一。”

“好吧，那我们就快走。”

大家到达天都峰下，仰首一看，一眼看不到顶峰，竟头昏目眩，不敢久看。

这时，葛闻瘦小道士急声说：“盟主请看，就在那边！”

朱学武循指一看，只见七八丈外略显突出之处，竟有一道石阶依照峰势弯转断续盘旋而上。

黑煞神和雪米花当先纵了过去。

黑煞神打量了一阵后失望地说：“只有一百多级，离峰顶还差十万八千里。”

瘦小道士继续对朱学武说：“请盟主和两位姑娘先上，卑职等人只要有块垫脚处，总能攀上峰顶。”

朱学武知道他们登峰心切，立即郑重叮嘱：“攀登时小心，不可勉强。”转对江丽珠说：“我们上去吧！”说完衣袖一拂，身形凌空而起，直向天都峰升去。

李丽玉和江丽珠紧跟而上。

峰上地势平坦，千年铁松，虬枝黑叶，有的地方细草如茵，有的地方爬满古藤。

三人立身峰崖，只见群峰都在足下。山风并不强劲，但觉寒凉如水。头上皓月格外皎洁。

朱学武一指深处，以极轻灵的身法向东南驰去。两女子一见，紧紧跟上。

渐渐驰到中心，发现林间有一片数亩大的空地，可见林荫间有墙角屋檐。

江丽珠小声说：“学哥哥，峰上住有人家。”

朱学武悄悄道：“房里住的人，很可能是世外高人，也许就是万艳杯主。”

“玉姐姐，”江丽珠问，“你可知道在此修隐的是谁？”

“愚姐从小就住西域，中原的事大都不知道。”

慈晖前辈未对你谈过？”

李丽玉正待回答，朱学武已急忙悄声说：“不要讲话，屋里有人。”

江丽珠一笑说：“原本屋里就有人嘛，何必大惊小怪？”

朱学武郑重地说：“屋里有人悄悄谈话，且不止一人呀。”

李丽玉皱眉说：“既然是在自己房内，且和自己家人或友人谈话，何必压低声音故作神秘？”

如此一说，江丽珠顿时警觉起来。

这时三人已走到空地边缘，各自隐身在粗壮弯曲的铁松树身后。

只见房屋共有三座，都是青石为墙，石板为檐，三房形成“品”字，正屋坐北朝南。他们三人立身之处恰是屋后，因而无法看见前院情形。但据墙下荒草和残缺屋檐看，这三座石屋显然早已无人居住。

有此发现，朱学武轻灵地向屋前绕去。

他目光一晃，倏然止步，惊得险些发出呼叫。

只见花树后面，竟站着一位秀发披肩，身着一袭朦胧纱衣，望月发呆的秀丽少女。她神情哀怨，凤目中早已含满泪水，一滴一滴正由她的香腮上缓慢滚下来。

朱学武看着这个“天都赏月人”，惊了，呆了，没想到她竟是獠牙姬的义女，这真是大大地出乎意料！

他看得出，纱衣少女完全是被迫站在院中，方才屋中悄声交谈的人，当然是獠牙姬和万里飘风邹运路等人。

据眼前的情形看，万艳杯主很可能是獠牙姬。因为当初邹运路骗走万艳杯时，仅抢走了杯子，并未骗走丝锦红绸和纸条。如今他们按照万艳杯内的词句在此赏月，似可证实獠牙姬就是万艳杯主。

心念已毕，转首去看身后神情惊异的两位姑娘，正待说什么，中央北屋内突然传出獠牙姬愤怒的声音。“死丫头，还不进来吗？别在那里痴心妄想了，姓朱的小子盗走了宝杯还会送回来？你在做梦！”

只见纱衣少女哭得更伤心、更厉害了。

“死丫头，”獠牙姬的声音更加愤怒，“死丫头，还不进来吗？”

纱衣少女抽噎地说：“娘，现在刚交二更，时间还早……他们会来的……”

獠牙姬的怒声更大：“他要来早来了，给我滚进来！”

纱衣少女吓得娇躯一战，转身向北屋走去。

朱学武一见，立即大喝一声：“站住！”

纱衣少女闻声一惊，倏然回头。当她发现剑眉微扬，星目闪烁，傲然卓立于月光之下的英挺银衫少年，正是她朝思暮想的朱学武时，刚刚止住的眼泪再度夺眶而出。

“朱少堡主！”她一边脱口惊喜地喊，一边向朱学武奔去。

当她发现不远的林荫下站着两个姑娘时，又急忙停身止步，将娇面掩在一双纤纤玉手中伤心地哭了。

不知何时，獠牙姬已如幽灵般由北屋内飘然而出，身后紧跟着邹运路、三个老者、以及那个被称为杨大娘的中年妇人。

只见獠牙姬目光如炬，嘴脸狰狞充满杀气，一对大獠牙咄咄逼人。她阴鸷险恶地嘿嘿一笑道：“难怪你这死丫头那么有把握，原来你早已和他私通消息，先盗走万艳杯，再在今晚送回来……”

“住嘴！”朱学武大喝一声，“在下若不念你是位年高长者，现在就一掌劈死你！”

“哈哈……你想劈死我？哈哈，告诉你，今晚咱们两人中，总得有一个死在此地。你小子要想将范小香娶回你们九宫堡去做媳妇，你给我死了这条心，除非我死了……”

话未说完，纱衣少女范小香“哇”的一声哭出声，玉手掩面，直向正西奔去。

李丽玉由于和范小香命运相同，都是拜在人家膝下为义女，但是两人处境真可说有天壤之别。这时见范小香掩面哭去，不禁脱口急呼：“范姑娘！”飞身向她追去。

獠牙姬忙喝：“站住，你是什么东西？老身的事要你管？”

李丽玉顿时大怒，倏然刹住身势，一下撤出腰间的腾龙剑。

“本姑娘不但要管你的事，我还要取你的老命！”

“呸，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口吐狂言？”

说话之间，发现范小香并未停步，且身形已消失在林阴内。獠牙姬望着杨大娘怒叱道：“还不快去把她捉回来，我要叫她看着我杀了姓朱的小子。”

杨大娘转身就向正西追去。

朱学武顿时大怒，怒喝一声：“回来！”右掌已翻，“蓬”的一声轻响，杨大娘脱口一声惊呼，身形踉跄前进数步，急忙刹住身势痛苦地摸身后伤处。

吓得面色大变的邹运路等人，不由同时惊呼一声：“朱少堡主！”当他们发现杨大娘并未扑地而死，知道朱学武仅是发掌阻止，因而吁了一口长气。

但是面目狰狞的獠牙姬，已手横铁拐杖缓步向朱学武逼来，同时阴鸷无比、切齿恨声道：“昔年我受了你爷爷朱天地的气，几十年后，绝不能再受你的……”

话未说完，邹运路等人纷纷焦急低呼：“老夫人，老夫人……”

獠牙姬却理也不理，继续向朱学武逼近，浑身骨骼发出一阵“格格”响声。

朱学武暗运神功，掌控真力，目注缓步逼来的獠牙姬，以防她猝然一击。

就在这惨烈激战一触即发，人们屏息焦急之时，正西松林里突然传来黑煞神愉快的声音：“喂，盟主，你在哪里？我们都爬上来了！”

话声刚落，接着是雪米花的笑骂声：“多难听，说他娘的爬，你又不是狗！”

“小声点儿，”风雷拐低声道，“我方才似乎听到有人说话。”

独臂虎不以为然地说：“什么赏月人？我早就知道，连个屁都没有，冷冷清清，跑到这里来看月亮……”

早已停止逼近侧耳静听的獠牙姬，冷冷一笑说：“把一群亡命之徒召在一起，硬是美其名称游侠同盟，哼……”

邹运路一听，立即不安地低声说：“老夫人……”

话刚出口，西南林阴处已急步奔出几人。

“杂毛道长快看，盟主在那儿！”

“对，还有老狗邹运路。”

“我看这次邹运路走不了‘运路’了！”

……

獠牙姬气得大喝道：“你们是什么东西？”

“我说你这老太婆，你怎么骂我是东西？告诉你，我姓罗，外号黑煞神……哎呀不好，我看她长着两颗大獠牙，她不是吃人脑的獠牙姬吗？……”

獠牙姬最恨人家提到她那两颗大獠牙。这时瞋目一声大喝，举杖向黑煞神扑去，同时怒道：“今夜老身就先把你的脑袋吃了。”